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二

奏疏

輪對劄子

臣竊謂當今之務莫急於備邊而備邊之策莫先於擇將蓋療疾十年無醫可使用兵十年無將可用信乎愈久則愈知其難也唐之名將李光弼嘗有言曰直而能慮勇而能闔此千人之將也外貌茫茫中情烈烈知人艱勞恤人饑渴此萬人之將也臨事無懼好謀而成近賢親能日謹一日此十萬人之將也溫良恭遜用心無二見賢進之行法不在此百萬之將也誠信緩大閑於

奏

理亂隱隱軫軫鄰國皆知上達天文下知地勢中察人情四海之內視如室家此天下之雄將不可敵也嗟乎古人之論將其品級固如此至後世之所謂將者果何如人哉愚而忌偏裨貪而獵士卒守邊則嬰城以自保赴援則迂道以避鋒勇不足以倡三軍智不足以料十里公不足以服衆威不足以御下小戰則衄大敵則犇實敗而言勝無功而希賞此蓋百年之弊有未易以遽革者然則終不可革乎亦惟曰得人而已百年以來臣工之所建明 朝廷之所施行亦既不一矣而人才終未見焉且漢之創業韓信之功也唐之再造李光弼之力也而是二人者皆得於薦者之口薦其可已乎然書

之取人初無定說或取於將家或取於卒伍或取於科目或取於盜賊或取於戎虜孫武所謂爲將之道無出信仁勇數者誠使外而監司郡守內而卿監郎曹皆得以所知舉之不拘資格不限員數或仁能恤下或智能料敵勇能鼓衆廉能散財義能捐軀嚴能御下明疏其所長而不求其全然後或以一而或以一軍試之則將才見矣雖然擇將不難御將爲難昔周世宗承五季之衰將士習爲驕惰河東之敗一日而斬大將樊愛能等七十餘人然後東征西討無不如志白起於秦可謂有功矣一不受命賜死杜郵漢高帝之待諸將也欲王則王之可誅則誅之蓋御之有道則中人可上縱而不治

則上駟斯下矣未用之才有法以舉之已用之人有法以御之則殘虜之殲可期矣由古以來中原有故極亂生治非久不定惟陛下洪其規模廣攬英傑嚴將帥以待之天下幸甚

二

臣聞兩稅之重莫甚於今日而州縣之間又從而折納之其爲厲民也益慘矣夏稅之有本色絹又有和買絹除折帛之外其二色絹止納本色此舊法也去歲戶部以其有歲幣之積姑令折納一年已即檢舉復納本色矣今聞近甸州郡復抑納錢却差官買絹以發上供其格詔旨困民力孰甚焉此折納夏稅之爲民害

也昔慶曆中諸道轉運多求加耗之米謂之潤宮甚至盜臣加耗之外復增一斗仁皇謂聚歛過於盜賊遂命止之今州縣斛量非法高大往往以石之七八方輸一石輸未及半常額已足則俾之納糯以爲酒本糯或克溢則又俾之納錢易杭而爲糯易糯而爲錢此折納秋稅之爲民害也陛下慮深根本子視元元蠲減之詔無歲不下而州縣之吏壅澤不流椎剝日急近畿且爾况於千萬里之外者哉臣愚欲望陛下嚴飭監司時加體訪合輸本色不許折錢斗斛耗米一遵常制稍有違戾按發以聞監司故縱則御史劾奏庶幾橫歛少戢民瘼少瘳天下幸甚

臣聞太平之原起於田里縣令之職於民爲親故任必三年所以久其職也授必京秩所以重其選也漢室以卽而出宰唐人親試於殿庭凡所以謹之重之者要以爲民而已民爲邦本本固邦寧其可一日不加之意乎而比歲以來士習不美人起倖心領印未幾卽求速化兩稅之入率取其贏椎剝之征專於抄籍以之營求上下要譽當塗間出他岐廉耻道喪倖者一人倣者皆是心無固志政無定經職所當爲一不暇問民之休戚漠然不聞叔季之世凡貴游之不更事者選人之昏耗無手筆者皆注縣而去魚肉斯民恣其藉躪民怨盜起朝廷不知多事之際所宜深察臣愚欲望 陛下赫然下令嚴 祖宗三考之法禁椎剝之慘崇寬大之化抑僥幸之徒旌靖退之士則恩交義結不特使民可貧而不可亂而尊君親上固將可使制梃以撻利兵此久安長治之策也唯 陛下幸聽之

四

臣近侍經幄兩蒙 陛下諭及邊鄙之事臣竊思兵非易事不敢輕對然不容終嘿謹條其所聞淮東之寇舉國皆以爲難而臣以爲不足慮或者以臣爲好異臣非敢爲異也蓋臣計之熟矣要當原其初而觀之彼其初不過苦於北方饑饉及畏鞞人殺僇故相率而來丐一

飽以逃生耳豈復有長志宏畧可以角逐中原哉然聚則爲亂飽則思奮此蓋古今物情之常也先正司馬光嘗論西戎名山人以謂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彼將安歸必將据邊城以苟活是亦卽人情而論之也夫入人國都而爲謀人之事此兵家大忌彼豈不知委身孤城岌岌乎釜魚幕燕哉而猶撞搪叫號於假息之頃者蓋北方之路旣絕勢必求營朝暮以延歲月之命也今將一舉而殲之邪則一日而僂數萬人古無是也將使之分屯邪彼決不敢信朝廷之不我僂也然觀其一再自戕其徒冀以自贖自新者其心亦可謂顯白矣今朝廷察其心納其善而棄其過不過賞其首犒其

徒則彼必俯心懷恩俛首聽命矣夫誰敢後邪何以言之蓋彼亦人也安得暴露奔迸十年於此而不思安定休息哉而朝廷於此更能擇老將以一軍令益戰士以壯軍容卮犒賞以作士氣使吾之根本益壯精神益強然後明降勅命許以不殺彼亦安得不畏其威感其仁相與變驕悍而爲善良耻背叛而慕名義哉此臣所以謂之不足慮者非異論也而臣之所慮者比歲以來風雨失節水潦爲菑蓋雨與水陰類也外而戎狄內而盜賊咸所當備焉實德脩於念慮之微實政行於日用之際察守令之貪酷者而屏削之取將帥之朘剥者而簿錄之使民和於野士快於壁則易歉而爲豐化菑

而爲祥特反掌耳而又何戎狄寇盜之足慮邪且昏墊之蓄未有甚於堯之九年者而堯廷之上大綱小紀日事整飭焦烈之害未有過於湯之七年者而有商君臣脩明政刑惟日不給古人之畏天一日爲一日之功一歲計一歲之効君則斷斷行之天則斷斷應之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惟 宸衷加念焉

五

臣聞肅主之可憂未若明主之當憂亂世之可慮未若治世之當慮蓋自三代而後人主無大失德者皆謂之明主雖未有失德也然未見其進德之疆天下無大亂也然未睹夫致治之實夫如是安得而不憂且慮邪臣

嘗攷天之運矣十五日而一氣應五日而一候至寒暑之代謝日月之往來毫髮不爽千古一期未始一日而不然也至於聖人之法天亦曷嘗一日而不然哉舜之屢省不以一省而遂已也湯之又日新不以既新而或怠也文王之不已成王之緝熙皆未始有自足之心而萌怠忽之念也然當時諸臣所以防閑而規警之者猶無所不至焉象箸之作若未過也而諫者已二十五人以爲用象不已必用金玉至禹之進諫則又曰毋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盤盂有銘几杖有箴湯之所以自厲其心者可謂至矣而伊尹一德之書猶深寓其規拂之意坐則銘几卧則銘席成王之所以自防

其心者亦可謂切矣而群臣敬之之詩周公無若商王受之誠益致其嚴蓋堯舜三代之君臣無一日不以警戒爲事也漢之武皇唐之太宗天資英偉始初清明今年召申公明年策仲舒凡土木之事神仙邊功之事俱未萌也而申公已戒之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仲舒亦戒之曰正心以正朝廷而汲黯又曰內多慾而外施仁義武皇惟不能謹其終也卒也輪臺之悔晚矣太宗關封倫之言是魏徵之說力行仁義躬致太平亦可謂至明不惑矣而蘊古太寶之箴已上之卽位之初年其辭尤爲挺切如曰惟辟作福爲君實難主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僚陳其所倡是故

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成大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音淫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己巍巍蕩蕩恢漢高大度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一彼此於胷臆捐好惡於心想如衡如石如水如鏡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天下爲公一人有慶又曰以一人治天

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
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
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而魏徵之在當時亦有十思
之疏見可欲則思知足將營繕則思知止處高位則思
謙降防滿盈則思抑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
後患防壅閉則思延納嫉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
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此十思也又有十漸
之諫其詞曰陛下正觀初清淨寡慾今訪怪珍此漸不
終一也陛下正觀初重於役民今漸奢肆輕用民力此
漸不終二也陛下正觀初役己以利人今也雖有憂人
之言乃爲樂身之事此漸不終三也正觀初親君子斥

小人今也雖重君子敬而遠之雖輕小人狎而近之此
漸不終四也以至始樸素而終奢靡始信賢而終聽讒
始禮士而終傲忽始深居而終馳騁始自治而終好兵
始愛民而終不恤如是者凡十焉嗚呼人之一心如六
馬一心之御如朽索一日失閑萬里犇逸而况人主之
心宗廟社稷之重土宇民物之衆皆關乎一念之微者
可不知所以養之乎心本靜也物誘之則搖心本明也
欲汨之則昏昔之聖人保之護之操之守之明四目以
廣其見達四聰以公其聽聲色不邇貨利不殖讒說之
必聖邇言之必察使一心清明萬理昭澈政之所當施
令之所當發人之賢與否言之心與慝莫不坐而燭之

如辨白黑雖欲不治可得乎臣望清光之日久矣仰識
陛下之心純一而有守清明而無累推此以旃可以爲
堯舜可以爲湯文而臣區區之愚猶願陛下守此純一
保此清明始終如一勿移勿怠法盤銘之日新戒無逸
之荒溺上焉有以繼列聖傳心之統下焉有以慰四海
望治之心則天下幸甚

代上殿劄子

臣聞天下郡縣土疆旣殊風俗亦異然而其間莫不有
百年之利因循而未興者亦莫不有百年之害因循而
未除者民有欲而莫與之聚有惡而莫與之去以臣耳
目所接無郡無之唯爲守臣者憚於建明難於改作上

下相蒙率歸苟且或一歲而他遷或二年而代去故往
往前後因循無肯留意者不然則分千里之寄歷二年
之久其勢足以奔走提封其權足以統臨屬縣築一臺
營一觀意所欲爲千里響應安有爲斯民興利除害而
有不可爲者哉又况國家裂土置守固將使之問民疾
苦分國顧憂也庸可使之乘朱幡佩銀符一無所建明
嘿然而來嘿然而罷哉彼漢唐間號爲循吏者攷其所
歷莫不顯然皆有可紀之迹如治屯田興水利正田賦
建學校其成效實績照耀簡編而非後世之所謂政績
者徒空言也臣愚欲明詔大臣自今守臣之郡必使延
見邦人博採輿議以咨訪一郡之利病而又遲之半年

使之習熟其風土周知其疾苦然後以其一二人者條
具來上勿拘以名件其利可興其害可除其弊可革其
事當建明其法當申嚴必皆灼然合民情行之而必效
傳之而可久者無鹵莽以塞責無誕妄以生事無諱其
難而言其易無利於獨而害於衆朝廷以其條奏付之
後省擇其可行者下之責其成效於二年之間而朝廷
則又加少寬假信之專任之篤不以人言而奪其謀不
以旦暮而急其效二年之間郡秩未滿則亦不以召不
以遷斷斷然必責其成而後已至於誕謾無功誣罔不
實生事擾民無補於國凡若此類者悉重寘典憲以正
欺罔之罪而其言可行行可績量其勞能以示旌擢如
助實非小補

二

臣聞赦過宥罪聖人之格言而數赦有罪非先王之令
典昔之賢君深識治體者莫如唐太宗其語侍臣曰赦
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
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昔之賢臣深歷世故者莫如諸
葛亮其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然則赦之爲害自古
明君賢相未有不知之者唯其末世陵遲王政不綱事
從姑息故頻年數赦長惡惠姦以爲斯民之大害曾不
思聖人之所謂赦過者蓋爲過誤者耳至於故犯無小

乃聖人之所必刑者而亦用赦焉幾何不使之肆其姦
暴以戕賊夫民哉是故赦不欲數亦不欲先定今三歲
一赦大需渥澤至於每歲慮囚雨暘決遣不過恐獄訟
之淹延與刑罰之寃濫耳而有司不悟亦遂以爲赦焉
且當郊之歲又有疎決則是一歲再赦矣夫頑惡之民
逆數赦期赦前爲姦赦至無罪此赦之所以不欲先定
也一歲再赦則姦暴公行而善良無遺類矣此赦之所
以不可數也且夫國有大慶疏恩海宇亦不過減租蠲
賦賜人之爵及高年酒帛耳而今之爲州縣者好行姑
息之小惠不知爲政之大體往往有殺人而不死爲盜
而不刑者以是爲陰德焉不知善良之被其害者之爲

何辜哉且福善禍淫天之道也王政之綱也一夫之屈
可以致六月之霜一婦之寃可以致三年之旱逆天道
而惠姦民亦豈聖人配天其澤之意哉晉武帝嘗曰近
世立太子必有赦今世運將平當示之以好惡曲惠小
人朕無取焉遂不赦武帝此言亦不可謂不知理者臣
愚欲乞明詔攸司如盛暑慮囚雨暘決遣但令刑罰中
理不當妄有蠲貸至於雖遇郊恩與非常之赦凡殺人
爲盜情理蠹害者亦當遵守

祖宗故事並取奏裁無復有過恩宥滋長姦惡蓋去狼
可以牧羊去莠可以殖禾去惡可以全善所忍者一人
所全者不知其幾人也實天下幸甚

臣治郡亡狀日懼黜幽既竊寬恩更洩卽選慚無毫髮自效明時而臣所領屬縣有公私困弊臣所目擊者其敢嫌不以聞臣竊惟松陽爲縣實在畿甸而官司圖籍尺寸不存是致賦租失陷詞訴糾紛役使不均科配不等富者田連阡陌而匿賦貧者產去稅存而代輸令或精明尚莫窮其根柢一或庸謬悉受命於鄉胥由是訟滯賦稽劾去相望臣領郡之始知其被害爲深故於本縣賦租則每爲之寬期人戶陳詞則必爲之窮究由是一邑賴以小安然爲悠久計則未也臣愚卷卷欲乞聖慈特頒 睿旨令本州及漕臣公共選辟京官之公

廉強敏者以爲令許以便宜寬其文法監司守臣無受妄訴無或浮言聽其措置根刷版圖或令人戶手實自陳或令都保互相推糾取見闔縣產土之數無失經界高下之則一新圖籍以均一縣兩稅之額如坤落漲塞許令核實去除庶幾賦役均平公私安便實千萬世不窮之利也異時籍圖既定一無詞訴則乞朝廷別行旌賞仍乞下吏部將松陽知縣永差京官免注選人尤爲幸甚

四

臣仰惟 國家以民養兵以兵衛民兩者各安其所而不相病今夫內而禁旅外而屯戍又下而廂軍土軍及

配隸之徒各有統屬莫敢侵軼唯比年放停之兵犇潰之卒 朝廷雖已招收其在都邑者應募無餘而山谷田野之間以臣耳目所接尚多有之晝則行乞夜則狗偷甚則三五爲群公肆喝取方此歲惡而 朝廷厘於賑卹民賴以安獨此害未除民猶以爲病又况小盜不戢大盜之招已事昭然不容不監臣竊見諸州禁軍廂軍防城舖兵往往皆有額闕臣愚欲望 聖慈行下諸州如放停及犇潰之兵在其管下即隨闕額收填不惟田里獲安抑亦緩急足用天下幸甚

高宗皇帝寶訓徹章乞宣付史館劄子

臣等仰惟高宗皇帝中興炎祚盛德大業聚見於寶訓

一書蓋嘉定六年今丞相所進而先皇經幄嘗誦讀一周也陛下踐祚之始咨命儒臣且誦且講祁寒盛暑靡輒靡懈涉歷四載遂徹瑤篇夫脩己以恭奉親以孝事天以實用賢惟公去佞惟斷寬征以厚田里之生信賞以作士卒之氣惜財用抑濫恩四九載之宏摹七十篇之奧旨陛下皆已遍觀而熟識之矣惟能留聖心而勿墜謹終始以力行上以揚烈祖之耿光下以垂萬世之不渠臣等深慚固陋獲際休明雖愧盡規之忠敢忘稱羨之義欲望聖慈若稽彞典以今終篇宣付史館取進止

繳進耕織圖劄子

臣近因進讀三朝寶訓內農穡門一段云太宗朝有同州民李元真者獻養蚕經太宗留其書於宮中賜錢一萬臣讀畢奏云紹興間有於潛令樓璿嘗進耕織圖耕則自初浸穀以至春簸入廩織則自初浴蚕以至機杼剪帛各有圖畫纖悉備具如在郊野目擊田家高宗嘉獎宣示後宮擢真六院紹興帥臣汪綱近開板于郡治臣旦夕當繳進一本以備宴覽玉音嘉納之臣今已裝背成秩謹以進呈伏望陛下置之坐隅時賜睿覽一則知稼穡之艱難而崇節儉之化二則念民生之不易而輕租賦之歛則高宗稱賞其圖之意迨今猶一日也天下幸甚

辭免除秘書丞兼權右司

寵靈遠下駭懼并中伏念臣備數日畿行周歲籥雖歛粟粗登於常籍而牢盆一洗於群姦至論激揚蔑聞風采方圖朝夕自力涓塵適會千秋來稱萬壽方帝城之甫入魯天陞之未瞻迺拜榮光俾還舊列既貳書林之事載參省掾之聯允惟埏埴之新采覺恩施之重若爲戴荷祇速顛隳仰望公朝特賜敷奏無嫌易命使訖外庸別選英髦增重班著

辭免除起居舍人

臣伏聽風雷如臨淵谷竊惟柱下之史寔應極東之星蓋自有唐已號清華之選至于我宋乃參嚴近之聯因

是揆量豈容昧冒伏念某自還使節屢玷除書寘彼周
行尚堪策厲擢之峻切則謂徼逾仰思孝廟之朝嘗可
侍臣之奏立之近側許其直前夫豈徒然必有爲者屬
令斲攝猶懼弗勝今使爲真益章非據又况紫薇借筆
丹陛飛毫儒生至榮明時盛選云胡二者乃得兼之伏
望公朝特賜敷奏必別求於茂異或姑俾於攝承務得
良材有光記載所有恩命某未敢祇受

辭免兼侍讀

皇太后

渙汗四發履薄一忱竊以麗日新明咸仰尊臨於慈極
震雷初號首令趣啓於經帟班行竦聽於徽言綿宇豫

占其泰治然念仰禋於帝學莫先遴簡於儒英必德望
顛昂乃可潛孚於心術必見聞該洽乃能增益於聰明
如臣至愚於道何有儻使承問而無對曷如先事而控
辭伏望 皇太后陛下亟寢誤恩別求碩彥上不虛太
后屬望之志下以承 聖主時敏之功所有恩命臣未
敢祇受

皇帝

聯翩有命媿懼交衷竊以天子御曆膺圖莫先聞道儒
者懷才抱術務在致君矧當紹祚之初尤爲進德之始
上欲繼百王之正統下欲垂萬世之丕謨肇開講讀之
筵宜得鴻宏之彥豈容亡具濫使克員如臣顛蒙今復

荒落舊習但知於佔畢大原莫識於指歸使徒誦其口
耳之聞何以補於聖明之學伏望 皇帝陛下收回誤
渥別簡耆英庶幾大闡於微言可以增光於初政所有
恩命臣未敢祗受

辭免除刑部尚書

猥辭恩命未拜俞音情激於中詎不容已竊以班聯八
座非他有司得其人則朝廷尊非其人則累盛代况飛
龍在天萬物咸覩一黜一陟一詔一令八方爲之風靡
四表於焉具瞻一當人心天下自服如臣才術無一瑜
人甫爾儀曹曾未聞其俎豆俄然憲部何以習其條章
又况史館經帙玉堂詞掖極一時之清切兼五組之光

萃取名過優席寵太甚反觀內省惕若靡寧伏望皇帝
陛下初肅皇綱首嚴宗祀姑令典禮仰奉明禋至若進
讀代言嗣容控免誤恩憲部先乞收還干冒天威殞越
俟命

皇太后

維天蓋高聽或未下惟人有欲必徹爲期選用之間人
主未嘗不審辭受之際人臣必貴自量伏念臣夙揆迂
疎不求聞達始焉干粟唯以養親詎意遭時溟塵法從
廩然知懼甚矣逾涯至若六卿尤爲萃近必也道德足
以範世名節足以表時識慮足以決幾詞章足以萃國
人與位稱不忤不疑如臣至愚一無足算容臺克數閱

日幾何玉帛鼓鍾猶未知其名物制詔法令乃遽總於
條章伏望皇太后陛下容覆如天貸其方命照臨若日
察其愚衷章睿哲於能官畧小嫌於反令姑令習禮仰
奉嚴禋至若史館經帙玉堂詞掖盡公朝之清貫極儒
生之至榮深虞一紀之微莫勝五組之重尚容嗣控未
敢併陳干冒天威隕越俟命

辭免陞脩國史實錄院脩撰

臣聞善作史者必具三長蓋非學則無以周千古之變
非識則無以悉當世之事非才則無以揚一代之微如
臣至愚三者無一向也克員備數或可濫竽今焉因職
陞名豈容專筆伏望皇帝陛下念金匱之重察駑技之
庸特寢今恩俾仍舊貫當與同列各勉濡毫庶幾襲六
藝之經足爲垂萬世之寶臣不勝幸甚所有恩命臣未
敢祇受

辭免除翰林學士

仰承威命俯震愚衷竊以設官本虛得人則重一不當
任何往非輕是用兢危期於拱辟伏念臣少涉藝圃晚
荒墨池自忝攝承久慚荒陋方賦日歸之請併還所假
之官詎意出縉竟令刻印且三王訓誥之作編爲六經
而兩都制詔之詞雄稱八代是後員克於六押亦湏才
擅於三長惟蟠萬卷於層霄業兼馬鄭故吐萬言於累
牘詞最班揚蓋非學則無以周千古之廢典非識則無

以辨萬微之關係然必也筆扛鴻鼎斯能道一人之心
則辭落丹青乃可鼓四方之動載稽唐室尤重詞臣且
武德以至開元粲然文體蓋因顏侍以暨蘇頲典我制
書既深忌於淹遲尤貴明於體統伏望皇仁俯垂天照
亟歛風雷之號無孤雨露之施別簡竒才往當嚴任庶
使鴻筆麗藻或能振昭代之文風抑令鯁論宏謨有以
贊中書之政本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二終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三

奏疏

戊子乞祠劄子

臣不避顯誅輒申危款伏念臣學膏荒落天質迂愚甘
從州縣之曹姑竊斗升之養公朝誤渥驟點清班寧皇
特達之知由庶僚而塵法從陛下殊尤之寵自常伯而
洵詞林幾載于茲一毫莫効分量既溢神理弗容比侍
經筵忽得眩疾賜湯液賜麩粥曲示恩私給藿炭給掖
扶幸逃顛踣由是而後終失其經食飲既虧舉履漸弱
右臂麻木兩目昏花一滑爲常百藥弗固雖時趨於帝

模亦日覩於天墀自顧孱羸咸出勉彊竊慮因仍不息
氣血日虛訖底疾顛仰孤大造伏望 皇帝陛下鑒臨
若日容覆如天念微臣之病侵寔陛下之親見察臣非
僞賜臣歸休儻稽溝壑之填尚期湯火之蹈

二

臣近者兩上封章乞畀祠廩恭準省劄奉聖旨依已降
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一忱祈控雖承再命之下臨三
瀆凌兢終冀單衷之上達臣竊聞君之御下固存終始
之仁臣之事君當明進退之義如某者絕無他技惟有
樸忠猥以庸虛輒班萃近環觀同列未有如某忝竊之
多僂指年萃亦未有如某愒玩之久夫持祿而亡補者

漢制之所必斥溢量而取數者天道之所必虧况金坡
玉廬上界官府朝不輕授二十餘年某實何人久此塵
滂此某宜休者一也更出迭入明制坦然某納節歸班
今將十載此某宜休者二也比歲以來私門多故及笄
之女已仕之男曾不兩年相繼淪隕不惟憂患頻仍且
復疾疢不貸邇日變故抑又甚焉有男若水近方出仕
感冒旬日竟不可爲害徧一門咎在盈滿倘復貪戀曷
保餘生此某宜休者三也伏望公朝重加矜憫曲賜敷
陳或未棄捐特畀祠廩俾得故山休息涵泳聖時儻微
軀尚緩於首丘則報德敢忘於沒齒

再乞祠劄子

臣不避嚴誅洊申愚悃臣近者兩表籲天一狀申省乞
從閑退或畀叢祠斬以少弭蓄咎伏蒙聖慈一降答制
兩降不允指揮臣不敢久留威命期以一趨朝參然後
再陳欵幅今既易月而憂患熏心終不容已伏望陛下
哀矜而垂聽焉竊念臣去冬一疾氣血未復甫及春初
又失長子四歲之呱盡室之號行道之人所不忍聞臣
復何心尚此安坐重念臣庚辰之冬納節歸班九閱歲
萃而幼女童孫摧者五人三子偕來又失其二纍纍旅
木盡寄郊垞日俟乞骸與俱返歲復一歲因循至今
寧期一朝又復有此四十之子待以傳家日薄崦嵫僅
餘幼息身既焦灼尚無望於生全心益荒迷豈能脩於
職業伏望皇帝陛下矜其困苦拯其阨危俾備祠官獲
訪歸路挈此數椽復于故山庶幾少追於餘殃或可尚
延於殘喘實拜天地生全之賜

二

臣累具奏狀乞畀叢祠伏準省劄備奉聖旨依屢降指
揮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者疊干睿聽寔冒嚴誅臣非不
知仰體陛下之隆恩退服陛下之威命然臣積歲亡補
久合投閑巨罰洊罹尚復固位則是臣下不知人道惡
盈之理上不察天運消息之機矧臣少時粗爲聞道豈
其既老乃輒冥行重念臣受寧皇之知不爲不深蒙陛
下之恩不爲不厚豈不願殫尺寸期報萬分而臣分量

已盈菑害日甚前者乞從閑退惟以宿恙未平今茲竒禍侵陵豈非天孽難追凡臣困苦之狀迫切之詞具載前章不敢煩瀆伏望皇帝陛下察臣唯慙與拙一言不敢爲欺念臣諱禍貪榮必將益召陰譴又况明良千載英俊若林如臣等倫去來孰計所冀乾旋日轉天高聽卑特降恩言俯從哀請俾歿者獲全於正首而存者或保於餘生銜戴恩施何所紀極

戊子內引劄子

臣至愚極陋躡冒清華執簡金鑾譚經虎觀日侍清燕初末五年儒臣之榮何以逾此所當力鞭駑緩仰荅鴻私而臣頻歲以及今春憂患沓至懇祈閑退期弭餘菑

而天眷流行至于四五臣俯伏私計仰負隆恩則又峻直堯奎須符舜履且特御便殿引令內辭顧遇始終何以稱塞臣山林之影雖移而畎畝之忠故在固嘗攷聖經之紀載參往哲之講明其道不難知其事不難舉然自三代而後時君世主或委之而不爲或爲之而不竟者非不能也是不爲也使其塗轍既正行之而不舛規模既定持之而不息則何治不成何古不復哉臣匆匆去國無以自効也惟以典學養心二言獻之是說也陳之於口者屢矣今始奏之於牘焉雖然虛辭盛而真積少其弊在乎下聽言多而躬行少其弊在乎上此蓋今昔之所同患者惟陛下加之意焉取進止

臣聞學爲君人之大務不唯聖明知之雖叔季亦知之然學焉而不知其方無益也唐虞三代之聖人所以爲學者必講問以究其歸優游以思其緒然後力行以求其功不然則過日者知過耳則化日忘其所聞歲忘其所能反而攷之胷中則一毫無有也夫如是則與不學何異哉學以敬天也必深求應以實不以文之理而力行之學以事親也必深求養體不如養志之理而力行之觸類以長靡不皆然要不在乎課工於朝夕求多於誦說也故臣願陛下出御經筵則熟復講究退處清禁則深思力行以求乎日就月將之益而無墮於歲月因循之地乾之文言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記禮者亦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夫所謂居而明辨者蓋以今日之所聞思其事之端緒而欲發之於政令也攷二經之言則學之所以爲學者將爲虛文乎抑務力行乎傳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

辭免除敷文閣學士與宮觀

賦祿祠庭已銘大造陞華奎閣難冒疊恩去少還多感深泣繼伏念臣獨抱孤節謂了一生疇意儉人鑿空造甯訖墮大僂幾絕明時迨孽霧之一空乃青天之再睹

方作新於聖政示更始於愚臣甌粟久虛敢不重拜雲
章進直所當控辭提舉玉隆萬壽宮恩命臣已於當日
望闕謝恩祇受訖所有敷文閣學士省劄未敢祇受謹
寄徽州軍資庫恭望皇慈曲軫天光下臨收還北闕之
恩免洿西廂之綴庶安分守永荅生成

辭免知贛州

聞命以還措躬無所伏念某學徒泥古用不適宜六經
之間有全摹豈皆空說兩漢而下無長策何取遠功柰
何百未一施老已迫後今者尚蒙軫錄俾効驅馳而臣
已乞垂車豈堪展轡恭望 皇帝陛下矜其告憊賜以
歸休凡其未殞之年悉是報恩之日干冒天威臣下情
不任隕粵俟命之至

辭免除寶文閣學士依舊宮觀

綸言誕布奎直躡陞聞命以還震心不已竊念臣蚤塵
萃近晚試蕃宣盜起鄰封令其招捕是時群寇出沒三
州不啻十萬歿步官兵雖發三千兩月不至臣亟行招
刺驍勇鼓率土豪昭武南劍之間多行剪僇由是群賊
相率納款十已八九夫何仇曹忌其成功鑿空造謗被
毒十年而某杜門省愆不殊一日敢意天高日照特昇
隆恩欲望公朝曲賜敷奏收還成命免累公言實拜生
始成終之賜

再辭免知福州

某昨拜恩綸亟騰免牘繼班詔命未賜俞音感懼交懷
不容自己某竊念閩爲重鎮福實大州內揆衰殘其敢
冒昧重念某竊無事之粟已十二年曉夕以思如芒在
背所以連歲卷卷所狼納祿又况漏盡未休神理所忌
老不作蠶垂戒前編更望公朝重賜敷奏特寢八州之
命仍恭萬壽之祠庶幾上穆師虞下安愚分戴天履地
沒齒何忘臣下情不任戰栗俟命之至

乞休致劄子

臣仰恃隆寬輒伸賤愾伏念某孤忠樸學幸際休明被
遇寧皇延登法從繼逢上聖獲睹龍飛兩制八年再司
貢舉詎止宣勤於翰墨固嘗畢力於事功豈虞設筭之
深迄中含沙之毒掩衆長於一已駕已說於他人况大
明方揭於中天豈厚霧能霾於終日天聰甚邇國論不
搖今既及年所當納祿伏望公朝特賜敷奏許令致仕
庶遂初心天地成終之功麋隕不足論報干冒等威俯
伏俟命

二

臣仰恃春育海涵之度輒控其衷某伏念日薄星回又
新一歲居然蝗粟益重負芒分量既盈公言可畏頻年
干瀆未拜俞音伏望熏慈重賜敷奏念其依歸之久憐
其懇禱之切如其所乞令其致仕再念某秋冬以來摧
頹日甚目暗不能眎膝緩不能行跬步須人僵仆無日

矯首大造早賜餘生庶幾未隕之年猶是報恩之日天地父母所不及之恩也喋喋塵瀆罪不容貸某下情震
勺俟命之至

表箋

賀明堂大禮告成表

躬三歲之祠一奉 祖 宗之典消九秋之吉又新神
聖之儀馨德昭聞休祺狎至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道
隆顧謨敬迪靈承合乾造之大和體皇穹之佑命歷祿
清廟精一意以肅將升禋紫旻格三靈而叶應懽聲所
暨際海惟均臣玉館祈天竹宮望日奉璋文廟阻陪顯
相之庭奏賦太清頌繼詞臣之頌

天基聖節賀 皇太后表

頌壽聖人方沸八荒之頌介福王母寔均四表之心應
皇家始命之時侈慈極同天之慶中賀恭惟 皇太后
陛下道參元化德合太初惟其功在宗祧而不居所以
燕享天心而無已臣日詹南極星拱東朝雖七秩題期
曾莫伸於虎拜然萬齡紀錄尚益衍於鴻圖

賀 皇帝表

天地泰初丕應造基之始宗祧大慶於昭紹統之祥驩
浹兩宮春和八極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纂 聖祖神
宗之服傳明王盛帝之心唯其一視以同仁所以萬年
而受祿臣攷先天之易知膺命之符望九色之霞若隔

層霄之霧效三呼之嶽長傾下土之葵

賀元正節表

端平美號已表新元泰和有初當在今日既盡繼志之事必慰在天之靈 皇帝陛下堯聖盡倫舜稱絕德續紹已逾於十稔儉勤常若於一朝月之微月之端載歲一王之制孝之終孝之始永垂萬世之規

慰 皇帝表

歷年主器素繫人心一日乘雲難知天道九重悲動四海哀深恭願寬無益之思觀不窮之數丕承眷命方開祖烈之光茂建元良永篤宗祧之慶

浙西謝表

畢三年之制僅竊餘生司八郡之儲遽蒙誤渥方起家而拜命俄入境以觀風望近雲天臨深淵谷伏念臣嗜古雖力施今則膠初無康濟之才徒抱經綸之志平生踈樸既懶趨驃騎之門咫尺寒溫亦罕至長安之第芻叨簡拔濫筮周行四閱年華五盼勅目甚慚瑣質疊滂清資覆載難名滄埃莫效迺因積釁今偶未亡敢期一節之萃頓下九霄之峻控辭不獲亟赴所司茲蓋恭遇吁咈群言照臨百辟采新田之芑已急儲才樂在藻之魚尤令當位肆如謫腐亦效馳驅臣敢不愛日程功飲冰率屬體政和兼領之意務在豐財思淳化設官之原尤先平糴期殫尺寸仰答萬分

讀 高宗皇帝寶訓徽章繳進經筵官詩表

堯書竟秩端由時敏之勤鎬宴疏恩輒玷罔功之賜省
循所被怵惕靡任竊以轍改東都系隆南渡祖宗基緒
復之於艱難險阻之餘朝廷紀綱正之於板蕩陵遲之
後士氣悉摧而獲振道統幾絕而幸傳顧三十六載之
偉烈宏模寔億千萬世之重規疊矩爰暨嘉定之六載
始成聖宋之一經故凡更化之集勲莫匪詒謀之有典
皇帝陛下初承寶祚首讀瑤編四閱年華僅周篇秩仰
惟 祖訓咸在 聖心蓋高明自得於精微而誦說僅
分其章句今焉霈澤乃爾濫沾綸綍輝煌寵靈赫奕飽
八珍於舜餽沃三酒於堯尊萃羈飾洼水之竒紫璞範
端溪之產香分仙木茗畀靈芽顧此便蕃若爲稱塞臣
等唯有俯陳篇什仰贊恩徽申述丹衷少酬洪造願如
成湯之好學銘盤孟而德日新切比元和之獻詩奉
太后而天齊壽

謝曆日表

右掖左馮獨望堯雲之近東賓西餞首頌漢曆之新恭
惟象日欽天用賢事帝惟不紊羲和之命故能推虛昴
之星朔同稟於海隅春先回於日出臣敢不式遵乾度
載飭人時正會有儀萬壽莫陪於虎拜歲收不散三農
長慶於魚占

謝除吏部侍郎表

纂言西省滿歲偷安贊事左銓一朝誤寵更陞萃於史
館仍申命於詞垣控避莫回凌兢以拜中謝竊以周立
冢宰寔統官常唐以中書兼領吏部故能區別流品進
退賢愚不以格拘是謂道揆馴至後世分爲列曹既曰
有司但當守法柰何持者不力撼者無涯挾故者私干
恃權者公奪條叙旣廢吏謾益紛至若代言尤當遴簡
鄭畋動無滯思管閣同僚陸彖漠不經心毫飛長紙或
九制立揮於退朝之頃或數詞已占於對客之時至若
遣子代爲斷牕求本或掩關而謝謁或閉戶以抽書貽
笑當年遺羞往牒敢圖久假竟俾爲真伏念臣自量迂
愚不求聞達悠然半世漫爾微官但安寂蔑之濱忽玷

招徠之數更歷萃貫點滂清班方終陟屺之篇又賦登
畿之節未周歲籥復覲天威日月幾何風雷翕忽超貳
中曹之事重參右掖之聯允謂徼逾若爲稱塞 皇帝
陛下寬仁堯舜勤儉禹湯坐觀世故之推遷洞見人才
之忠佞遂令寒逃頓冒萃腴臣敢不深思所蒙惟當自
力銓綜一遵於成憲敷綸必戒於甘辭才雖乏於三長
慮尚幾於一得壯行幼學敢少負於明時厲節爲忠竊
自期於他日

謝除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

選部分曹再周二補容臺貳事一旦爲真合兩制以維
新纂二經而仍舊恩隆莫荷責重難酬伏念臣爲學甚

迂受資益躉管蕭往矣分非當世之才箕穎悠然但作
故山之想芻叨抽擢浸服清華言語侍從之臣昔爲盛
選內外書命之事兼者幾人豈以凡庸有此超躡 皇
帝陛下與天同量立賢無方勇者百鈞每量材而惟稱
覺而千里迺至臣而輒差臣敢不驚者鞭之少展平生
之力月幾望矣終期暮景之全

謝除禮部尚書表

國有司寇奚補攝承汝作秩宗遽叨真受祗服龍章之
渥濫陪鴛序之升中謝竊惟政化之機無越禮刑之具
禮旣明則刑可措刑雖用而教寔行蓋先王秉德以相
須至後世失經而偏廢將欲復盛時之治必先求當世
之才如臣者爲學甚迂受資尤薄蚤歲頗期於自見中
年益困於無聞仰被先皇特達之知擢寘法從論思之
列金匱石室之秘旣許濡毫鸞坡鳳掖之間更容兼筆
逮皇明之繼作又天寵之頻加首令進誦於金華亟使
超司於玉貫榮垂五印報茂一毫方俟黜幽反蒙獎異
丹書尚著未能虛周囹之囚綿蕞空存寧復識商臺之
禮初承明命寔震愚衷 皇帝陛下稟堯舜之聰明而
守之以謙躬禹湯之儉勤而持之不息猶欲急聞忠讜
博覽英竒以光先帝之傳以茂中天之業遂形一札徧
及群工且元勛猶未覩於加恩而臣等乃例叨於晉列
至如史館嘗備闕員今以遷官又僥陞次外拜萃渥內

抱兢惶而臣敢不惟直以清由夙而夜樂同和禮同節
尚當求理義之源經三百曲三千庸敢泥威儀之末

建寧府到任謝表

祈聞五表冀弭餘菑疏渥九重輒叨異數控辭莫遂拜
命知榮中謝竊以南渡宸奎莫峻堯儲之直東甌節鎮
獨高舜履之封唯久班常伯之聯始克稱公朝之寵如
臣者虛庸特甚忝冒尤多歲月因循稱効寂蔑分量既
溢菑害日侵所冀歸休庶幾弭咎幸蒙從欲又拜腴恩
皇帝陛下盛德圖終至仁惠下既屋經筵之侍尤優詞
禁之臣遂使孤蹤亦冒殊寵臣敢不江湖望闕畝畝戴
君付以菟符當開萬井三登之樂畀之祠館尤虔兩宮

萬壽之祈

謝敷文閣學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表

江湖地迥六年深丹闕之思閭闔天開一日疏紫宸之
渥惟簪履俯憐於舊物故絲緡遠抵於空山戴荷莫勝
感懼何已中謝伏念臣學無他術守但樸忠被遇寧皇
延登法從親覩時乘六龍之日首擢秋官八座之班未
自北門叨守南服雖一髮不慚於俯仰而百謫頓生於
滿盈儻或爲議者之言當畀狗猪而不食如其爲讒人
之妄則投魑魅以何辭固知噬犬以棄人唯欲飯牛而
待旦果上聖啓端平之運致敷天絕銜茹之寃六合光
芒一洗沉滓 皇帝陛下體大易柔剛之義行春秋生

殺之權頃焉龍德正中布湯后優優之政今也廟謨獨
斷昭文王赫赫之明雖弛張已合時措之宜必沉潛以
養高明之克是以上而二氣之叶序下而群品之昭蘇
顧若微臣尤涵大育下祥光於蒙昧之谷回陽和於疑
冱之時進之奎直以華其名賦之祠粟以贍其乏光榮
特被報稱難圖臣謹當不負幼聞益堅晚節服堯舜無
爲之化詠羲黃有道之年今幸遇昌辰其憂以天下樂
以天下敢不嚴真奉多男祝聖人壽祝聖人

代賀 太皇太后還南內殿

神仙別殿頃從文祖之遊閭闔連宮今峇神孫之請許
年移御此日重還恭惟福備三朝道隆太妣定宗社之
大計撫國家之盛時四海之老皆安一人之孝無極臣
肅將明旨欣際熙辰玉闕峩峩長享安寧之養璿源袞
袞永觀紹述之休

代賀 皇帝表

駕肅東朝幾載極文孫之孝仗還南內一朝開太母之
心家國儀刑神明感格恭惟道稽三聖法垂百王謂方
鳴蹕清道五日而一朝孰若步輦乘茵終朝而三至懇
祈既力精誠遂孚臣將命奚堪逢辰斯幸寧親神而歡
四表聿觀風化之原混天下而爲一家行睹規恢之業

代賀 皇后殿

望長樂之宮常懷定省接椒房之殿今奉晨昏仰體聖

袁深諧孝德恭惟道參乾極德配坤元屆親蠶繭觀之
辰躬問寢龍樓之節贊謀中禁成典外朝臣身阻班庭
分嚴進牘事光前代薄唐朝西內之淒涼化格敷天動
李密表中之懇惻

代賀平蜀表

殘虜浸平方講內脩之政狂童忽橫輒干自殄之誅宗
社叶休人神共快臣仰思 列聖積累之盛實基萬世
延洪之休率土承有截之風含生知面內之義疇謂元
惡敢包禍心忘公朝亭育之恩隕私門忠孝之緒三靈
憤怒九牧囂騰果在湏臾悉就摧剪茲蓋聖武不殺至
仁好生雖神戈不至於坤維而皇靈如赫於天際仍俾
脅從之類咸沾蕩滌之恩洒然汚染之區熙若清寧之
地臣肅將明指幸會熙辰此日藁街已正鯨鯢之戮他
年渭上更來氍毹之朝

代母舅黃寺丞處州謝表

晉丞卿寺莫稱使令退守侯邦又煩推擇經年湏戍揆
日合符德意恢洪恪心宣布臣其中謝伏念臣奮身寒
遠遭時休明蚤竊儒科浮湛州縣晚登薦剡點汚班行
簿正大農參聯外府備殫綿薄亡補絲毫自請牧人乃
叨乘障睠言古括允謂輔藩山深水幽夙名簡靜民貧
土瘠今號窮空何取虛庸恐難稱塞 皇帝陛下體乾
立德秉巽行權固本寧邦先於屋下分符置守要在擇

人知臣悃悞無萃務行實政謂臣筋力未憊可備前驅
况臣頃獲陞辭嘗伸奏牘興利除害守法奉公凡所建
言肯如空說力圖一得少報萬分牧羊去其敗群烹鮮
期於不擾上以體朝廷共理之意下以遂田里舉安之
心

代浙東提刑謝表

司庾東郊甫終荒政出函西掖就昇祥刑不移舊封恍
驚新命伏念臣愚闇而不逮事行能無以喻人開黃卷
對聖賢力希前軌向赤霄問岐路絕意榮涂偶被薦揚
浸叨簡拔五年趨闕毫髮無所建明一節渡江筋力不
敢自愛拊摩饑饉蘇醒札瘥謹謹自勞徃徃無補偶逃

深議力詭後圖冬隙浚波講求水利年豐積廩務欲糴
平以次施行未見經緒少遲且莫庶露涓塵習下恩言
俾專臬事方君行仁政務臻三面之寬欲下無冤民尤
謹庶獄之任仰思至意俯揆非才恭惟穆王詳明虞帝
欽恤上慕衣冠之畫先期囹圄之空謂 祖宗家法之
傳以仁立國故中外監刑之事奚擇非人矧列王畿尤
關天慮謂臣當一旱再澇之歲粗知愛人付臣以二議
三讞之權必無濫法因加推擇亦免將迎臣敢不小大
盡情出入以理嘗聞諸夫子當求無訟之源庶幾如臯
陶仰贊好生之治

代岳州到任謝表

分桂水之符芻纏巨痛付巴丘之印游拜明恩辭軒陛
之崇嚴宣詔條之寬大伏念臣有濟物之志無過人之
才慨念先臣輔皇朝殆逾十稔不肖後嗣望清塵如隔
三生嘗洿中除旋從外補甫畢素冠之制又叨黃紙之
書唯有糜捐或能稱塞恭惟濬堯帝能官之哲深武王
恤遠之仁謂是偏州均爲共理念臣已試一壘當諳田
里之隱微察臣久待上都素識朝家之德意責之來効
或有可觀惟此岳陽寔惟湘會歷攷晉人之遺跡猶存
杜預之壯圖拱護武昌要識輔車之勢鑿開楊口實爲
襟帶之區方當閒暇之時不費封畧之志臣敢不激昂
自奮平易相安齋公府之心當益守寶庠之拙鷺固長
江之險或能尋陶侃之規模

代總領到任謝表

始承威命甫任將輸旋拜恩言就移給饗仍陞卽選增
重使萃沛然天澤之溫凜若淵冰之薄臣竊以環師仰
食固自平時厚稍增屯莫難今日居者行者之皆餽所
謂以十人之食而食五人新籍舊籍之浸多大約以兩
月之糧而支一月既屬供調浩繁之際復承術意詳盡
之餘優於昔則將奚以加減於前則滋所不可要必變
通而無滯庶幾左右之具宜乃以乏人竟令克位如臣
者受資不穎遇事多迂謂幼欲學而壯欲行雖抱卷卷
之志然濟時務必須時勝終無犖犖之才方奉詔以飛

芻泔更書而總賦初謂朝昏而代匱寧期俄頃以爲真
方大計之仰成豈薄能之足倚此蓋伏遇持兵禦水措
國泰山歌采薇戍役之詩奚憂獫狁准甸藩籬之勢
漸向關河欲於多事之時責以難能之效臣敢不念深
扞圉顧厚本根無橫賦而有羸貲敢不體昔賢之意卧
連營而皆宿飽庶令知 天子之恩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三終

